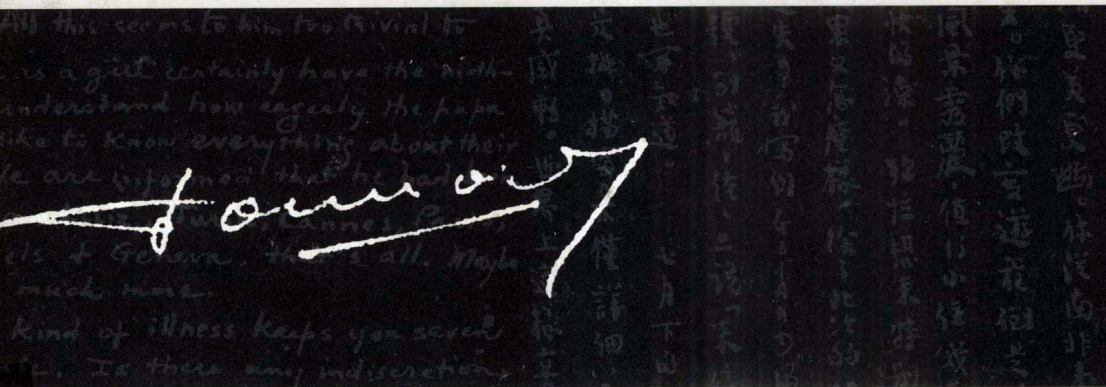


傅雷全集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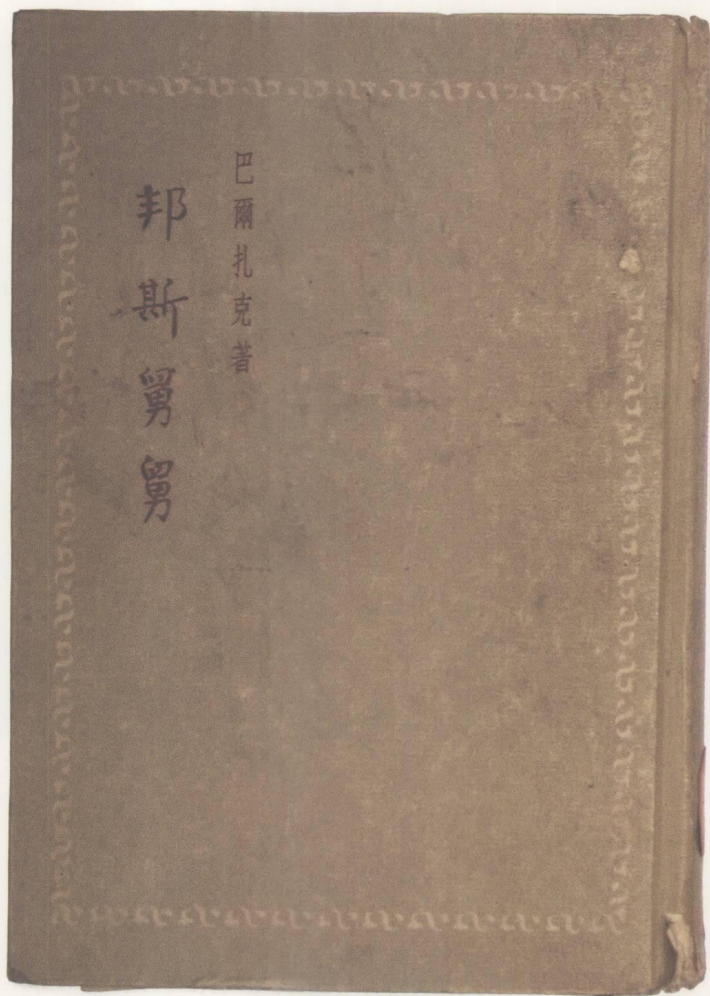


傅雷全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傅雷在宅院内（一九六二年）



《邦斯舅舅》版本书影（一九五四年人文版，书名题签傅雷）



傅雷夫妇在宅院内（一九六二年）

第六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邦斯舅舅》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这两部作品，在《人间喜剧》总目里，均列入“风俗研究编”的“巴黎生活栏”；在巴尔扎克全集本里，《邦斯舅舅》排在《贝姨》之后，共同置于《穷亲戚》这个总题之下。

《邦斯舅舅》译竣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同年五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翻译于一九五六年七月至翌年二月，后作为傅雷遗译，于一九七八年九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据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一版第六卷校订排印。

《傅雷译文集》收入《邦斯舅舅》时，曾据初版本，并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四月“根据平明出版社纸版重印”本上译者本人所改正的个别错字排校。收入《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时，亦曾据初版本，并参照译者手稿排校。

《猫儿打球号》译竣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为傅雷先生最后一部巴尔扎克作品译稿，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译稿，手稿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佚失。今列入存目，以志纪念。

本卷目录

第六卷出版说明

巴尔扎克

邦斯舅舅 / 1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 347

巴尔扎克

邦斯舅舅

Honoré de Balzac
LE COUSIN PONS

Edition “Classiques Garnier”, Paris 1950

插图作者：Charles Huard（查理·于阿）
木刻作者：Pierre Gusman（比哀·居斯芒）
（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Paris 1949）

目 录

一、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	7
二、一套少见的服装	12
三、一个得罗马奖的人的下场	14
四、好事有时候是白做的	21
五、一对榛子钳	25
六、一个到处看得见的被剥削者	30
七、收藏家的得意	37
八、倒楣的舅舅不受欢迎	39
九、信手拈来的宝物	44
一〇、一个待嫁的女儿	49
一一、食客所受的百般羞辱，这不过是一例	52
一二、男女门房的标本	54
一三、大为惊奇	61
一四、两只鸽子的寓言成了事实	63
一五、一心想在遗嘱上有个名字	68
一六、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	70
一七、生在法兰克福的浪子会	
一变而为百万富翁的银行家	73
一八、发财的经过	78
一九、从扇子说起	80

二〇、好日子回来了	85
二一、一个妻子要多少开支	88
二二、邦斯送了庭长太太一件比篷巴杜 夫人的扇子更名贵的艺术品	93
二三、一个德国念头	97
二四、空中楼阁	100
二五、邦斯给结石压倒了	106
二六、最后的打击	109
二七、从忧郁变为黄疸病	115
二八、黄金梦	117
二九、古董商的肖像	120
三〇、西卜女人的第一次攻势	126
三一、贞节的表现	129
三二、论占卜星相之学	132
三三、大课	139
三四、一个霍夫曼传奇中的人物	141
三五、懂画的人并不都在美术院	147
三六、看门老婆子的唠叨与手段	151
三七、一条美丽的胳膊能有多少效果	155
三八、初步的暗示	160
三九、狼狈为奸	163
四〇、狡猾的攻击	169
四一、关系更密切了	172
四二、巴黎所有初出道的人的历史	175
四三、只要耐心等待，自会水到渠成	182
四四、一个吃法律饭的	186
四五、不大体面的屋子	189

四六、律师的谈话是有代价的	194
四七、弗莱齐埃的用意	200
四八、西卜女人中了自己的计	205
四九、西卜女人上戏院去	208
五〇、生意兴隆的戏院	211
五一、空中楼阁	218
五二、容光焕发的弗莱齐埃	224
五三、买卖的条件	228
五四、给老鰥夫的警告	235
五五、西卜女人叫屈	239
五六、弱肉强食	244
五七、许模克至诚格天	249
五八、不可恕的罪恶	257
五九、遗嘱人的妙计	262
六〇、假遗嘱	266
六一、大失所望	273
六二、初次失风	277
六三、荒唐的提议	282
六四、梭伐女人再度出现	287
六五、他这样的死了	290
六六、看护女人趁火打劫	295
六七、只有死人不受骚扰	298
六八、巴黎的丧事是这样办的	301
六九、老鰥夫的葬礼	307
七〇、巴黎有多少人靠死人吃饭	310
七一、继承开始，先得封门	313
七二、干预人家的官司是危险的	319

七三、三个穿黑衣服的人	322
七四、弗莱齐埃的成绩	325
七五、一个不大舒服的家	331
七六、高狄沙的慷慨	334
七七、夺回遗产的办法	337
结 局	341

一、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

一八四四年十月，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的抿着嘴，好像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在巴黎，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待在街上，坐在椅子上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按此系指坐咖啡馆的巴黎人。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故言待在街上，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笑容；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或是讪笑，或是讽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

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像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定做啊，只是保存在那儿。”对啦！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也不由得要噗哧一声的笑出来。

那过路人的服装，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就凭这点儿细腻，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你的分析能力必须像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像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

堂彩的。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铜钮扣的，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叫做斯宾塞的！……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岂不像拿破仑复活了一下吗？

顾名思义，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安和会之前，这英国人就把大氅的问题给解决了：既能遮盖胸部，又不至于像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叫做斯宾塞的短褂，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原系英国的约翰·查理·斯宾塞勋爵创行。叫做卡列克的外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故极厚重。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那些四五十岁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一双翻统长靴，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老太太们见了，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希腊政治家阿契皮阿特，为苏格拉底弟子，以生活奢豪闻于世，众人盛称其所畜之名犬，阿氏即将犬尾割去，俾众人不复提及？总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至少亲眼见过的人，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因为要辨别服装，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要想象它那种法国希腊式拿破仑称帝时，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当时的美术，家具服装，均带希腊风味，美术史上称为法国希腊式(Gallo-Grecque)的实际场面，决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

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这种昂昂然的气概，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好几处都乱糟糟的黏在一块儿，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还像害了大麻风似的。

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唯



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